

我的儿童节

王 炜



小学一年级那年,儿童节大合唱表演。班主任要求全班同学穿白衬衣、蓝裤子。我家经济紧张,母亲没有给我做白衬衣,她说我那件月白色衬衣就可以,蓝裤子我倒有一条。

“六一”那天,我穿戴一新,一大早就兴冲冲地跑到了学校,看到我穿着月白色的衬衣,班主任叫住了我,让我回家换了白衬衣再来,就是借一件也行,哪怕大人的也可以。我一路跑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犯难了,现做肯定来不及,买也来不及。

母亲出了门,可能借了一圈,最后很沮丧地回来了。看着她空着双手,我失望得几乎要哭了。母亲说,没有白衬衣就不去了。我真就没再去学校。

第二天,班主任问我,为啥没回来表演,我说没有借到白衬衣。她摸了摸我的头,啥话也没说。

那是我童年里唯一一次缺席的儿童节。那个时代,大合唱几乎是儿童节最主要的节目,也是同学们能够全员参与

的节目。记得是小学四年级的儿童节,我和一位女生担任合唱领唱,我俩被一左一右安排在队列中。领唱前,我俩还有一个任务,合作朗诵几句歌词,好像是从合唱的歌中摘录出来的。那天,刚一站定,那位女同学就抢先“出镜”了,原定是担任指挥的那位同学要先报幕的,她一紧张,就抢先了。我也措手不及,她的第一句朗诵刚落声,我就接口了。一着急,写着朗诵词的那张纸都没来得及展开,我把我的第二句喊出去了,接她那句的应该是第一句,好囧啊!

后来,指挥的同学补上了报幕内容,合唱继续进行。直到合唱结束,我都恍惚恍惚的。回到台下后,我惴惴不安。还好,老师并没有责怪我们。这次儿童节,因为上台出了差错,也让我牢牢地记住了。

后来有次过儿童节,我还当过一回旗手,那是我记忆中一次规模最大的儿童节汇演,全乡几十所小学都参与,人山人海地集中在我们村的大广场上。广场最南

端是一个坐南向北的大戏楼,这是方圆上百里都少有的大戏楼。宽阔的广场足以安顿各路“兵马”,戏楼就作了主席台,很是阔气的。来自不同学校的队列,不同颜色的着装,花花绿绿的方阵,集中在戏楼前面,看着好不热闹。

那天,卖麻花油糕、醪糟甑糕、瓜子汽水和冰棍的,都闹风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我们村是乡政府驻地,是全乡人民的“首都”,那车水马龙的“繁华”程度,自不必说,更不要说有这样重大的节日演进了。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学校的洋鼓洋号方阵吹吹打打,走在全队的最前面,紧随其后的就是旗手方阵了。我作为旗手方阵中的一员,能走在队列的前列,那是很光荣的。那天穿的啥衣服,我忘了,但举着红旗旗杆,双手戴着白色手套,我记得最为清楚。从学校到广场的那段路上,两边挤满了十里八村赶来凑热闹的亲。当然,我知道母亲和我的一些亲戚都在人群之中,我似乎也听见了有人呼唤我

的名字。我目不斜视,双手端着旗杆,眼睛时刻盯着那双白手套上。队列走出了街道,没了房屋阻挡,风就使劲地撕扯红旗,要举端旗子就更费劲了。胳膊酸得发胀麻木,但我还是紧握着旗杆行进着。好不容易摸到了广场,才将旗杆落地靠在肩膀上歇息。

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组了一个大头娃娃方阵,和我们并排歇息在广场上。一个大头娃娃舞动手里红色彩带,在我们两个方阵中间蹦跶,一不小心,彩带就戳到了我们方阵一个家伙的脸上,我们左右一看,并没有老师在场,就围了上去,推倒了那个大头娃娃。当时我们并无恶意,推大头娃娃也是觉得好玩,想看大头娃娃出洋相。那个大头娃娃倒地后,坐起身,摘下头帽,竟然还是个女生。这女生忽地一变脸,哭了,手上的大头娃娃脸朝天仍然憨笑着,惹得我们也笑了,那一幕太难忘了。

小学毕业后,再也没有过儿童节了。如果有机会,我真希望能过一回。

诗五首

六月抒怀
任建平

六月花香喜气浓,
纯真快乐属孩童。
阳光哺育禾苗壮,
雨露滋润蓓蕾红。
奋力成才行大道,
精心护幼赖园丁。
尊师重教李桃艳,
汗洒书山硕果丰。

“六一”寄意
陈玉柱

童乐校园心抚弦,
殷殷寄语满诗笺。
已醒狮吼腾中夏,
更待风流显少年。
化雨先行春圃艳,
连横横处国门坚。
红巾自有英雄出,
家国情怀幼合传。

忆童年
李翰儒

燕子归来柳丝垂,
顽童嬉语笑相随。
春风眼底弦歌梦,
我是当年向日葵!

贺儿童节
琅环居

雏燕学飞翔,
小苗欲栋梁。
园丁尽心苦,
桃李满园芳。
肩负不言重,
担当为国强。
殷勤施惠爱,
孩子眼中王!

赠书有感
李江存

百年名校沐春晖,
五育齐修比翼飞。
若化诗魂滋沃土,
何愁李杜不归来?

商洛山

(总第2330期)

刊头摄影 竹影



阿进下山

李小菁

1

山丹丹花开得红艳艳时,小猴阿进满七岁了。“我要下山!”阿进说。按照动物村纪年法,在彩云山上,七岁就可以下山了。他们用幻术变成人类模样,去山下人类村庄购物或玩耍。

“不行啊,你慌里慌张的,万一被识破身份怎么办?”妈妈一边舔着麻绳为阿进纳鞋底,一边说。

“阿狐、小刺他们六岁就可以了。”阿进说。阿狐是小狐狸,小刺是小豪猪。

“但阿狐差点出事了啊!”阿进知道,阿狐那次下山,本来在村子商店买了酱油就要赶紧走的,可他看到卖鸡爪的就买鸡爪吃,又看到卖糖人的,卖气球的……幻术是有限制的,要不是他妈妈变成挑货郎及时赶到,他恐怕就在人类面前露出狐狸尾巴了。可阿进才不会那样呢,他不贪吃也不贪玩。但不管阿进怎么说,妈妈都说:“八岁吧,满八岁我就让你去。”

阿进悻悻然从家里出来,遇到了阿狐和小刺。阿狐说:“阿进就是长不大的奶娃娃!”说罢就和小刺哈哈笑着跑远了。阿进愣了一阵,气愤地把一棵小树苗拔掉,扔出去好远。不行,我必须下山,哪怕就是去看看呢。

这样想着,阿进就“哧溜”钻进荆棘丛。荆棘丛布满粗粗细细的荆棘,大大小小的尖刺是阻止人类进入的最锐利的武器,也就为山上动物村搭建了一道天然屏障。近些年来,人类很少捕杀动物,动物村村民数量和种类都大增,除了猴、狐狸、豪猪,还有野猪、黄羊、鹿等等。然而,为了保证安全,在没有获得妈妈的批准之前,孩子们最近只能到这片荆棘丛。

荆棘丛往下,是一大片密密麻麻的松树林。黯淡的光线里,几乎不生长其他植物。阿进对松树林充满了畏惧,虽说曾经也偷偷跑到这里,但从不敢放胆进去。不起风还好,一旦起了大风,林子里就呜呜怪响,再伴随着光影交错、闪烁,头脑里就全是古怪可怕的想象了。尽管头皮发麻,可阿进还是战战兢兢踩着松针毯,走到了松树林边缘。

再下去,就是人类活动比较多的地带了。金银花、五味子、葛藤、葡萄、猕猴桃这些爬藤植物,结成阔大的网,结结实实搭在榛子、栗子、李子之类的果树上。动物村妈妈们也会小心翼翼来这里采摘一些浆果和坚果。

阿进在藤萝里钻来钻去,闻着浓浓的草香和果香,很是惬意。等到眼前剩一层薄薄的葛藤叶时,他摸了摸粉鼻子,深呼吸一下,念出一句咒语,变成了一个小男孩的模样。白白净净的样子,穿着黑白条纹衫。

2

小男孩阿进,双膝跪地,小心翼翼地拨开最后那层叶子,顿时感到一阵刺眼。他赶紧闭上眼睛,等风消散时,睁开眼再次拨开叶子。发出刺眼光亮的原来是一大片金色的植物,像沙子一样往山下流动。植物们个个低着头向下的头,清风徐来,它们相互碰头,发出索索的响声。浓郁的香气在这碰头中散发出来,让阿进觉得莫名安心。

这是麦田。妈妈说过,聪明的人类就吃小麦种子做出的各种食物。阿进吃过小麦做的白馍馍,无法形容的美味啊。而这,可能就是动物村村民热衷于下山的原因吧。

阿进小心翼翼地走进麦田里,蹲下身子,把鼻子贴近一株麦穗,长长的麦芒刺得鼻子发痒,让他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被自己的喷嚏惊吓到,他立即四周看了看,没有人,便摘下大麦穗,放在手心揉搓,圆滚滚的浅棕色麦粒就一个个地露了出来。他吹开麦糠,塞一粒在嘴里嚼着,有点甜,有点绵。

阿进又折断麦秆,用一只眼睛透过麦秆的空心看外面。近处是耀眼的金黄,远处是发黑的绿,往上是耀眼的蓝和黏黏的白。看着看着,他突然眼前一黑,急忙拿掉麦秆,看到一个小孩站在面前。这男孩可真黑啊,除了嘴唇时露出的白牙齿,脸和脖子都是黝黑的。他穿着天蓝色的短袖,全身蒙着脏兮兮的尘土。

“你是谁?为什么要偷我家麦子?”他尖声尖气。阿进紧张又心虚,一屁股蹲坐了下去,正坐在一丛蓟上。蓟长满了细小的刺,扎透了裤子,疼得阿进又蹦起来。看到阿进滑稽的样子,男孩“噗嗤”一下笑出来。

阿进便挠着后脑勺也嘿嘿笑了。他看到男孩手里拿着一把茅草,有一支露出了白色的絮。就说:“你的茅草都老了,我知道哪里有嫩的。”

“哪里?”男孩问。阿进手指向彩云山那高高的山顶。山下虽然已经到了初夏,但山顶茂密的荆棘刺下面还是春天。

3

穿过这片麦田,再往山谷口走一段路,就看到一座白房子。那就是男孩的家。男孩叫小满。他说这附近就几户人家,除了他一个小孩,其他全是老爷爷老奶奶。平时他在镇上学校住宿,现在放假,他只能回来了。没有伙伴可以玩,太无聊了。

走到门前的石板路上,小满轻声轻脚起来,小声说:“我奶奶耳朵可灵了,可别吵醒她。”说着,就拉阿进到了厨房。阿进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凭借敏锐的鼻子,阿进知道那香味是从挂在横梁上的竹笼里传来的。果然,小满搬了个凳子,踩着凳子够到竹笼,拿出里面诱人的东西。那东西泛着金黄色的光,几个长细条扭在一起。阿进的口水早就流出来了。“这也是小麦做的吗?”他问。

小满说:“这是麻花啊,你都没吃过?”他不屑地笑了一声,给了阿进一根。阿进刚准备放进嘴里,又放下了。

“怎么了?”

“我想给妈妈留着。”阿进说。小满说:“你妈妈?你妈妈没出去打工吗?”他叹了一口气,“可妈妈爸爸们不是都得出去打工挣钱吗?”

阿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小满又高兴起来:“难怪你们家穷呢,没有人出去打工赚钱嘛!看你们连麻花都没吃过。给,这几根都给你!”看阿进终于“咔嚓咔嚓”吃起麻花,小满得意地说:“我妈经常做好吃的,你去找我,我都给你吃!”他还用一个塑料袋装了几根:“这些给你妈吃。”

阿进连连点头。这时候,有走路的声音传来。

“呀,我妈起来了。快,把麻花藏进衣服……走,我们走!”小满拉着阿进,出了厨房门,绕到后檐。

两个小男孩屏声静气蹲在后檐的排水渠里。突然,阿进觉得屁股处一阵痒。糟了,变身幻术时限快到了。阿进猛地站起来:“我得走了!”说着就甩开小满的手。“可是我还想去河里逮鱼呢。”小满又拉住阿进的手。

阿进再次甩开小满的手,慌慌张张朝着屋后的山坡跑,还没等小满反应过来,他就嗖嗖爬出去一大截。小满的声音在后面远远传来:“……明天还来啊……”

4

阿进变成了一只小猴。细长的身子披着棕黑色的皮毛,脖子和尾巴白得像雪,向上翘着的粉鼻尖比小眼睛还要机灵。

麦田依然麦香四溢,麦穗在微风中沙沙地响。虽然很急切,但阿进舍不得糟蹋麦田。他四下里闻了闻,没有人类的味道,就径直顺着麦田中间的小路往山上跑。

回到家时,阿进已经全身汗淋漓。当他一边把麻花给妈妈,一边说自己的下山经历。妈妈一把拉过阿进,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遍,除了几处荆棘刺伤之外,阿进还是之前的阿进。然而,看着阿进眉飞色舞的样子,妈妈觉得阿进又不是之前的阿进了。

妈妈正想再叮“再不要自己下山了”之类的话时,阿进拿起一根麻花就飞出家门。

阿进要干什么去呢?他当然是去找阿狐和小刺,他要告诉他们他第一次下山的经历,要给他们分享麻花,最重要的是,他要告诉他们,他交了一个叫小满的朋友,这可是彩云山上的第一次……